

文学： 我的主张

贾梦玮 主编

Literature
My Proposition

文学： 我的主张

贾梦玮 主编

Literature
My Propositio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我的主张 / 贾梦玮主编. —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11

ISBN 978-7-5594-2945-2

I. ①文… II. ①贾…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20334号

书 名 文学：我的主张

主 编 贾梦玮

责任编辑 王青 张倩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苏州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168千字

版 次 2018年11月第1版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945-2

定 价 65.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言

贾梦玮

《鍾山》一直非常关注文学的新生力量，这一倾向已经内在化为刊物的办刊理念和优秀传统。创刊四十年以来，为发现和支援文学新人，几代《鍾山》人创新多种举措、创设多元机制，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辛勤的劳动，助推一批又一批青年作家从《鍾山》走向文坛。

最近二十年来，文学观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写作群体也有了明显的分野：有顺应、迎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功利性写作；有迎合读者、一味追求发行量和点击率，以商业利益为目的的市场化写作；也依然有坚持人文本位，对社会现实、人生人性保持警醒意识的知识分子立场的写作。对于最后一种写作立场和精神取向的支持，《鍾山》从未动摇，甚至连犹豫都没有过，而我们对文学新生力量的关注和推动也是基于对这样一种立场和精神的支持。

世纪之交，一批“60后”作家刚刚崭露头角之时，《鍾山》就率先组织了全国首次“新生代小说家研讨会”“新生代

作家笔会”，为新生代文学摇旗呐喊，当时引发了文坛很大的反响和争议。为保持《鍾山》的“新”和“锐”，2014年至2018年，《鍾山》先后举办了五届全国青年作家笔会，每年一届，主题不变，十余位青年作家就“文学：我的主张”阐述自己对文学的理解，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畅谈自己文学创作的动力和目的，他们真诚的态度、催人泪下的故事、文学的理想，让在场的每一位感动不已。他们的观点也为当代文学提供了新的元素、新的种子。值此《鍾山》创刊四十周年之际，我们将这些精彩的文字结集出版，以纪念这五次让人难以忘怀的文学聚会，也让更多的读者得以分享他们对文学的独到见解。

《鍾山》从不以年龄划分作家，事实上，同为80后、90后，个体之间在文学观念和价值选择上本就有很大的差异性。我们更关心年轻作家在写作实践中所呈现的价值立场和精神取向，而并不刻意强调他们属于哪个代际。因此，与其说我们关心青年作家，不如说我们是想在年轻的作家中寻找声气相投者、志同道合者。

五年过去了，我们欣喜地注意到，在参加《鍾山》全国青年作家笔会的名单中，有不少青年作家已经成长为当下文坛不容忽视的生力军，他们必将给未来的中国文学带来更多的活力和希望，我们也将一如既往地关心关注他们（以姓氏笔画为序）：三三、于一爽、马小淘、王小王、王苏辛、王

彦山、王莫之、文珍、石一枫、西元、毕亮、朱个、朱雀、向迅、庄凌、刘汀、刘国欣、池上、汤成难、祁媛、孙频、李唐、杨怡、甫跃辉、余静如、张天翼、张羊羊、张忌、张怡微、陆秀荔、阿微木依萝、陈志炜、林森、林遥、周如钢、周李立、周恺、周朝军、庞羽、育邦、郑小驴、郑小琼、郑在欢、草白、茱萸、南飞雁、秦汝璧、索耳、顾拜妮、徐则臣、徐衍、高璨、唐诗云、黄孝阳、黄咏梅、曹寇、曹潇、笛安、梁雪波、蒋志武、蒋峰、惠潮、焦窈瑶、寒郁、雷杰龙、雷默、熊森林、滕肖澜……

目 录

序 言

贾梦玮 / 001

文学：我的主张

第一届（2014）《鍾山》全国青年作家笔会

- | | |
|-------------|-----------|
| 实诚人的手艺 | 王彦山 / 003 |
| 为了生的写作 | 孙 频 / 006 |
| 为什么是“80后”？ | 甫跃辉 / 009 |
| 泥土的和平精神 | 张羊羊 / 016 |
| 完整而独立的词语 | 郑小琼 / 020 |
| 纯文学的傲慢和想当然 | 徐则臣 / 024 |
| 在思想的园子里泡一壶茶 | 高 璨 / 029 |
| 写作者的姿态 | 黄孝阳 / 033 |
| 小说不是“真人秀” | 黄咏梅 / 040 |
| 我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 笛 安 / 043 |
| 诗歌：痛苦的发声学 | 梁雪波 / 046 |
| 城市题材是宝藏 | 滕肖澜 / 051 |

文学：我的主张

第二届（2015）《鍾山》全国青年作家笔会

文学只对少数人开放	于一爽 / 055
不敢说是主张	石一枫 / 058
文学主张就是生活主张	朱 个 / 062
我和我的世界	祁 媛 / 067
写作是一场幻境	李 唐 / 070
写作是需要学习的	余静如 / 074
不是主张的主张	张 忌 / 078
真正的诱惑都是宁静的	周李立 / 082
为生存而呐喊	周如钢 / 086
说几句“以兹鼓励”的话	育 邦 / 089
我的几条看法	曹 寇 / 092
文学的主张	蒋 峰 / 095
个人经验之后该往哪里走	雷 默 / 098

文学：我的主张

第三届（2016）《鍾山》全国青年作家笔会

后现代之再后现代	西 元 / 105
为何写作及主张	寒 郁 / 108
我写作的一些感受	阿微木依萝 / 112
孤独，倾述，以及名字	汤成难 / 115
我们面前的障碍	庞 羽 / 119
用文学进行生命的吐纳	马小淘 / 122

隐秘而纯粹的快乐	池 上 / 125
寻找文学与生活的平衡点	陆秀荔 / 128
用爱为生命添加诗行	蒋志武 / 132
写作这条跑道上	郑小驴 / 136
我写历史小说，是想打开自由精神的空间	雷杰龙 / 141
写作和庞大的社会现实	王小王 / 145

文学：我的主张

第四届（2017）《鍾山》全国青年作家笔会

不能把自己清洗一遍的小说不值得写	王苏辛 / 149
造梦的人	毕 亮 / 153
我为什么写作	向 迅 / 156
文学的个性与担当	庄 凌 / 160
最大的主张，是总有事物先于我的主张	陈志炜 / 164
重建一种文学的问题意识	林 森 / 168
让路过的人都停下来	郑在欢 / 172
没有“们”的“我”的没有主张的“主张”	茉 萸 / 179
我的写作体验：装置艺术与语言游戏	索 耳 / 183
用心生活，用情写作	秦汝璧 / 187
文学，让我学会原谅生活	唐诗云 / 192
写作：追问不止	顾拜妮 / 198
文学于我，是一种宿命	焦窈瑶 / 201
不正确的写作者	熊森林 / 205

文学：我的主张

第五届（2018）《鍾山》全国青年作家笔会

我理想的写作状态就如同飞翔	三 三 / 213
他的文学主张	王莫之 / 216
顺其自然，拼尽全力写下去	文 珍 / 219
我心目中的文学	朱 雀 / 225
起源、现实感、虚构与整体性	刘 汀 / 229
文学的画皮与瘾癖	刘国欣 / 234
文字里，泛黄、闪烁、前人的声音和自己的声音	杨 怡 / 239
我的文学主张	张天翼 / 242
虚构的邀约	张怡微 / 246
行走在有灵的故事里	林 遥 / 253
把忧伤留给文字	周 恺 / 258
关于当下文学生态的一点断想	周朝军 / 262
持续写作的可能性	草 白 / 265
人有天赋，我有药铺；人有大笔，我有砒霜	南飞雁 / 268
偶然又必然，成熟又天真的小说写作者	徐 衍 / 273
做一只笨拙的蜘蛛	曹 潇 / 277
我的一点写作渊源	惠 潮 / 280

文学：我的主张

第一届（2014）《鍾山》全国青年作家笔会

实诚人的手艺

王彦山

俄罗斯有个民间故事，翻译成中文叫《世界第一傻瓜和他的飞船》，说从前有个老农夫，他和他的妻子有三个儿子。老大和老二都很灵光，而且吃不得一点亏，老三很笨拙，就像个傻瓜，大家都叫他傻廖沙。一天，这个国家的沙皇要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能送他一艘飞船的人。两个哥哥蠢蠢欲动，想不造船就把沙皇的女儿娶到家。于是他们在父母的祝福和丰富的物质支持下，踏上了冒险之旅。傻廖沙则被冷落一旁，在他的苦苦哀求下，父母才勉强让他上路，不过在他口袋里就装了些干巴巴的黑面包渣和一壶白水。故事结局和所有古今中外的寓言一样，像小孩子一样单纯，甚至比很多小孩子还要天真的傻廖沙，最终获得了胜利。他不仅找到了一艘飞船，还请每一个他见到的人上船，他们在船上快乐地唱歌、漫游。在这些人的帮助下，傻廖沙和沙皇斗智斗勇，最后赢得了公主的爱情和价值连城的嫁妆。两个哥哥则再也没有什么消息。

这则俄罗斯民间故事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其实还是一个老套的说教，那就是：实诚、善良的人往往最后能得到上天的眷顾，收获人人渴望的成功。这个故事也很像中国传统的学手工艺的过程，同样一个师傅，两个学生：一个聪明，一个笨拙但实诚，往往最后那个略显笨拙的才能得到老师的真传，聪明的那个可能由于想法太多，半路开小差，去干了别的营生。

写诗亦然，做诗人亦然。诗歌是实诚人的事业。这种实诚，看起来拙，其实包藏人生很多的智慧。比如对技艺孜孜不倦的摸索，对自己近乎偏执的不妥协，对自己事业无限的热诚。毕竟诗歌天才还是极少数，大多数诗人都要靠自己这种后天的笨拙的训练，才能完成心中的那首带着圣洁的、光辉的，带有殉道色彩的悲怆之诗。

太阳底下无新事。说来说去，其实还是一些常识。诗歌作为一门实诚人的手艺，你必须老老实实地面对这门技艺。前辈们走过的路，你都得认认真真地走一遍，甚至前辈们不曾抵达的路径，你都要试着去蹚出一条血路来，正所谓在无字处读书，在无路处走路。前辈们热爱过的山川湖泊，你都得真真切切地爱一遍，甚至要比前辈们爱得更决绝，更壮怀激烈。这些功课，你一门都少不得去做。这很像《论语·述而》里孔子讲的，“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路漫漫其修远兮，愿每一个傻瓜廖沙，都能乘着诗歌这艘飞船，找到你的公主。

王彦山，男，1983年生，山东邹城人。诗作发表于《诗刊》《诗选刊》等多种报刊，入选多种选本，出版有诗集《一江水》《大河书》等，曾参加《诗刊》社第30届“青春诗会”。现居江西南昌，供职于某出版社。曾在《鍾山》发表多组诗歌。

为了生的写作

孙 频

关于文学的主张必定千差万别，因为写作个体本身就是千差万别的。必定每个个体都有着自已最深的渴望和最隐秘的写作通道。说起写作，我非常赞赏大江健三郎说过的一段关于写作的话：“我在极不确定的感觉中对抗着那些疯狂而恐怖的东西，摸索着扎下自己的根。如果我不写小说，大概我也会不得不留下年复一年越来越忧郁的遗书吧。然而，与其说我在小说的世界中把自己的想象力用于确立与某种近似于恐怖、黑暗而可怕的东西相抗衡的光明而正义的东西，毋宁说我一直试图把那些近于疯狂的东西更明确地呼唤到自己的意识中，并把黑暗、混沌、悲惨的东西引到明处来。这种意识不知能否根除其毒性，我只能继续写下去，否则我会立刻毁灭的。”这其实是一种关于生的写作态度。我也愿意把自己的写作看作是关于生的写作。

一旦把写作的功能定位于此，它其实就与宗教和哲学有了暗合之处，就像宗教向人类提供了最大的慰藉与满足，通

过丧失自我，人便能够与上帝和自然合而为一。事实上任何一种对精神的献身与自我沉湎都能获得这种满足，而写作就是其中的方式之一。作为人类，其实我们一直处于与这个世界的对立状态，关于这种对峙中产生的创伤的治愈便是关于生的写作。所以，写作的核应该是关于人类的苦难和疾病的，应该是探求人类心灵史的，是应该朝着精神的深度和纬度走下去的。我以为这种探索是小说最本质上的意义，探索得越深才越能获得一种存在的自由。

有时候我觉得作家的职业与敦煌千佛洞里的画工很相似，与其说他们在那洞里画出了一幅幅不朽的壁画，不如说他们为人类画出了一盏盏心灯，因为，当时的洞里有多黑啊。为人类画出的心灯其实就是作家用文字争取来的人存在的更高尊严和意义。所以我一直觉得文学是最具有宗教气质的艺术形式。文学吸收了宗教的大量情感和情绪，再把它们传达给人类。文学就是宗教精神的文字体现。所以文学必定会带有补偿与救赎的性质，它生来就是要与黑暗和绝望抗争的，是用来消解苦难的，对于人们来说，这种生才是文学中的生。

时代嬗变至今，写作方式层出不穷几近于琳琅满目，年轻作者更甚，以揣摩读者心理精准且卖相好的畅销书也算一种对世界的征服，粉丝云集总会让一个作者获得一种存在感。但是写作毕竟是一件很私人化的事情，它通往一个怎样的方向仍然应该由一个作者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渴望与疼痛